



哨兵

哨 兵

(小说、散文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六四一二部队政治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2 插页：5

1972年4月第一版

1972年7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72—2·5

定 价：0.34 元

目 次

“磨刀”篇	韩小和 (1)
并肩战斗	方全林 (13)
新来的副连长	姚大金 (25)
窗	叶文艺 (35)
空哨兵之歌	葛维平 韩小和 (44)
哨兵	叶文艺 凌 冬 (63)
客人	韩小和 (78)
“编外战士”	方理章 (87)
军号长鸣	凌 冬 (97)
海菊	江雪如 (103)
洪大爷	姚大金 (115)
淡菜礁上的战斗	徐琢平 (121)
葵花朝阳	徐志耕 (126)
清清的山泉	黄必良 (131)

海螺渡·····	叶文艺 (135)
远征鞋·····	姚彩琴 (142)
分界线上·····	唐仁兴 (151)
野炊记事·····	李良文 (157)
一篇学习心得·····	郑兴发 (162)

“磨 刀” 篇

韩 小 和

暴雨配合着狂风，一连闹了两天，把个碧澄澄的大海搅得浑黄浑黄。海面上，一艘机帆船象匹久经疆场的骏马，昂首挺胸地跨过重重浪山，直朝着公海边上的那个小岛颠簸飞驰。

连长郑平，右手抓着桅杆，左手叉在腰间，半截塔似地立在船头舱板上。一套洗得发白的大号军装，十分合体，肩头两块新添的绿色补丁非常惹眼；那张久经风吹日晒的脸庞黑红黑红，前额上铺着几条车道纹，看上去与他三十还未挂边的年纪很不相称。一双深邃的眼睛闪发着犀利的光芒，两道浓眉射向鬓角，透出一股子俊气。他时而抬起手看看表，时而踮起脚尖望着前方的小岛。

“郑连长，这已是最快的速度啦！”船老大摸着花白的胡子，故意把“最快”两个字提得很高，拖得很长，象是对他的乘客表示安慰。

郑平转脸对船老大笑着说：“大伯，不急呀！”说完，转过脸，两眼又瞄向前方。

说不急，是假的。作为一个多年的先进单位、曾亲自到北京参加过国庆观礼的海防前线独立连的连长，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他，鞭策着他。这次到团里参加训练会议，前后拢共也不过七八天的功夫，可他却象过了七八个月似的。本来前两天会议一结束就能赶回连队，谁知老天爷偏偏有意刁难，刮起了大风，封住了海面。要是在陆地上，隔那么百儿八十里路，一夜不睡觉就能赶到，可海岛却不行哪，一眼能望得见的地方，没长翅膀也只好干瞪眼，隔山容易隔水难嘛。连里有多少事儿在等着他去做呵！这两天，他急得象掉进了辣椒桶里一样，浑身火烧火燎的，实在不是个滋味儿。

今天郑平特别着急，还有一个原因：这次训练会议上，团首长表扬了他们连，还特别提到了他们连的三排。有人可能要说：这有啥好急的，谁不希望自己单位受表扬。是的，然而郑连长的算盘珠却拨在另一个点子上。

说起郑平连里的三排，那真是高音喇叭里广播——名（鸣）声远扬哪。由于三排单独驻守在小岛子的南端，离连部比其他的排都要远些，打起仗来独挡一面。因此，郑平到三排跑得最勤，要求也更为严格，事事处处都拿高标准来衡量，哪怕一丁点儿“苗头”，也不轻易放过。

事情是从郑平离岛开会的那天开始的。按照老习惯，每次离岛或回岛，郑平都要到各个班排和阵地上转一转。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当转到三排的时候，正碰上三排长邢荣华在领着全排搞瞄准手和炮手分组训练，为了不打扰大家练习，郑

平在不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观看了一阵，不由紧拧起眉头。刚站起来，恰好邢荣华发现了他，兴冲冲地跑了过来。郑平迎上去问：

“三排长，你们训练搞得怎么样啦？”

“大家听说不久要打靶，决心都很大！”

“哦，你们一炮手培训了几套？”

“三套。”

“瞄准手呢？”

“也是两三套。”邢荣华不加思索地回答。

“能应付得了复杂情况吗？”

邢荣华没领会郑平的话意，眉梢一扬，说：“看来误不了事儿！”说着，嘴角边挂出一丝笑纹。郑平听了，觉得不对味儿，正想开口，可接他去开会的船已鸣笛催促了，没来得及“敲打”，就急火火地离开了。

这些天郑平一直在想：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团首长反复强调要把训练工作搞得更加扎实。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抓好三排这个典型去教育全连呢？

郑平是个心里搁不住问题的人，发现了问题不尽快解决，比眼里揉进了沙子还难受。尽管机帆船在劈波斩浪疾速前进，但他仍觉得象是在原处踏步，恨不能两眼一眨就能开到岛上。

哐当！哐当！一连几个小山似的浪头劈头盖脑地朝船上砸来，舱板上唰唰地象暴雨浇打一样，船身剧烈的跳动了几下。

“郑连长，当心哪！”船老大腾出了半边位置，招呼着说：“快来这儿坐下吧。”

郑平抖了抖衣服上的水珠，吐掉溅进嘴里的苦涩浪沫，转身笑着说：“大伯，谢谢您，没关系呀！”

“今天这浪可不算小哇。”

“嗯，也不算大。”

“唔——你象个久经风浪的人哪！”船老大的话里带着敬意。

近啦，近啦！岛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楚了。小岛多么象战士们形容的那样，象一只敏锐的眼睛，象一把锋利的尖刀。

还没等船靠稳当，郑平就背起挎包，笑着和船老大打了个招呼，轻捷地跳上了岸，踏着海边的崎岖小道，一阵风似地朝着三排驻地奔去。

“连长！——连长！——”邢荣华大声喊着从前面跑了过来，乐得双眼眯成一条缝，两道眉毛也跟着扬了起来。郑平迎上去和他亲热地握着手。

“连长，这些天您可叫大伙想得慌哪！”不知是过于兴奋，还是刚才跑得太急，邢荣华满脸泛着红光，边说边瞪着眼睛把郑平全身上下仔细打量着。郑平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年轻的、新提拔的排长。邢荣华的年纪虽然才二十冒点头，可干起工作来，魄力大，朝气足，排里各项工作都抓得有声有色。当然，有时也免不了让郑平“敲打”几“榔头”。

郑平笑了笑问：“这些天大家的思想状况怎么样？”

“还可以。”邢荣华漫不经心地回答着，接着就说：“连长，就等您回来打靶啦，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郑平收住笑容，望了邢荣华一眼说：“你准备好就是了，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

邢荣华见连长那双锐利的眼睛变得更加逼人，问题回答得叫人一下子捉摸不透，是不是连长又发现什么“苗头”？他这种担心是有原因的。因为去年七月底邢荣华当六班长的时候，曾出过一次让人难以忘却的事儿。

那天，郑平也是从外面开会回来，一下船就碰到六班新战士王小虎背着一只饱鼓鼓的挎包，笑嘻嘻地跑了过来，一把抢过郑平肩上的背包，那股子亲热劲，就跟刚才的邢荣华差不多。

“小虎，上哪儿去？”

“俱乐部开会，研究‘八一’节文体活动问题。”王小虎歪着脑袋，神气地回答。

“带战备挎包干啥？”

“连长，明天咱们就要下山去执行其他任务，我先带点东西下来，省得明天麻烦。”

“噢？”郑平听了心里一震。王小虎却丝毫没觉察到连长的心情，急急忙忙地说了声：“连长，他们等着我呢，我先走啦！”说着，就欢蹦活跳地跑开了。郑平望着王小虎的背影消失了，便急匆匆地去找六班长邢荣华。

邢荣华正在班里整理训练用具，一见连长回来了，先是一阵子高兴，接着发现连长眉头拧成了疙瘩，估摸着是出了

什么问题啦。

“六班长，王小虎背挎包下山的事儿你知道吗？”郑平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那他没按规定办事。”邢荣华嘴巴翘得比鼻子尖还高。

“为什么会不按规定办事呢？”

“问题很明显，他思想上的战备弦松了点儿。”

“战士思想上的战备弦松了点儿，它反映了我们领导思想上什么问题呢？”

邢荣华被这一“军”将愣了。他沉吟了片刻，说：“我今晚找他谈。”……

回想起这件事，邢荣华心里还感到有些不安。

“三排长，你到那边有什么事？”郑平的问话打断了邢荣华的回忆。

“指导员见这两天风大，怕您回不来，叫我们干部开个会，研究一下战备值班的事儿。”

“哦，那你先去吧，我先到你们排转转。”

“好。”邢荣华应着走了。郑平沿着战壕，健步朝三排驻地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象个侦察兵似的，时而弯腰看看这个，时而伸手摸摸那个。当走到三排战壕的急转弯处，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发现地面上因为几天大雨的冲刷，露出了一块不很显眼的石头尖儿。他端详了一会儿，习惯地皱了皱眉头，又继续朝前走去……

邢荣华开完会回来，胡乱地扒了几口饭，就到各处查看了一番。回到宿舍，战士们都已午睡了，这时他也觉得浑身很疲乏，便躺在床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哒哒哒滴……，突然，一阵紧急嘹亮的军号声把他惊醒。他一个翻身跳下床，大声喊道：“快，占领阵地！”边喊边从枕头下取出手枪，把墙上的望远镜朝胸前一挂，冲了出去。战士们也迅速跟着冲出了宿舍。全排沿着弯弯曲曲的战壕，闪电般地朝阵地飞去。

邢荣华冲在队伍的最前头，他一眼发现连长已站在阵地边的一块岩石上，剑一般的目光直向他们射来。他情不自禁地对后面喊了声：“快！”

“快！”“快！”“快！”口令象阵风似地传到了跑在队伍最后面的王小虎的耳朵里，他三步并做两步，一个侧身冲到了战壕的急转弯处。突然，脚下一绊，一个踉跄，撞到了对面的壕壁上。郑平眼疾手快，跨上前去扶了一把，这才没有栽倒。“当心脚下！”郑平说罢，转身又登上岩顶。王小虎低头一看，是被一块露出地面的石头绊的，他气愤地用脚跺了一下，一抬头，发现自己已拉下了几公尺远，牙根一咬，冲上前去。邢荣华回头见小王拉后了那么一大截，急得两眼一瞪，心里真想批评他几句，但时间不允许，于是没好气地吼了声：“快！”

邢荣华进入阵地一看，全连的排长和班长都已坐在那里等候着他们。扭头往海面上看了眼，嗨，拖靶子的船也快开到阵地前了。邢荣华立刻明白了，心里反而冷静了许多。他

抬头望了望站在高处的连长，脸色严肃，目光炯炯，两手抓着望远镜，就象一尊钢铸的塑像。

“三排准备实弹射击。开始！”靶子刚进入炮火区，郑平便大声地发出了战斗命令，阵地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标尺三十二，方向三十零五！”邢荣华迅速地向各炮下达了口令。

“标尺三十二，方向三十零五！”两门炮的瞄准手几乎是同时熟练地操作完毕。

“榴弹，一发装填，预备——放！”邢荣华使劲把右手一挥，那个“放”字就象是从心底迸出来的一样。

轰！轰！炮口吐着火舌，炮弹呼啸着飞去。

邢荣华举起望远镜，大声喊道：“方向好，标尺加二，放！”

“中啦！中啦！”坐在旁边观战的排长、班长们小声喝彩着。邢荣华听了心里乐滋滋的。正准备喊继续打，忽然，郑平炸雷般的喊声传来：

“三排长，你的两位瞄准手都已负伤，赶快调换！”

什么？调换瞄准手？邢荣华心头一震，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连长，脸色仍是那样的严肃。于是他立即应道：“是！”转脸对各炮命令说：“瞄准手下来，各炮预备瞄准手迅速接替！”

两门炮的预备瞄准手，比起正式瞄准手多少要差点劲，瞄了好一会才捕住目标，急得邢荣华脑门上的汗象下小雨似的。待等一切都准备好，他立即发出射击口令。轰！轰！

轰！一直打完第三炮，他才长长地抽了口冷气。

“三排长，命令你排抽调两名瞄准手，火速支援兄弟排！”这又一突如其来的命令，如闷雷响在邢荣华的耳边。他真有些不相信连长会在正式打靶的时候，出这样意料不到的情况。这两名预备瞄准手再一抽掉，除五炮长还能顶替以外，其他的人都不怎么行，必须再找一名瞄准手。找谁呢？他的心急得怦怦直跳，再一次回头瞧了瞧连长。连长的脸色还是那样的严肃。连长的脾气他是了解的，一旦下定决心做那件事，火车也拖不回头，况且这是战斗命令。

没容细想，邢荣华立即大声传达了连长的命令，叫五炮长顶了上去，自己把望远镜朝身边的石块上一放，一个箭步跳出了指挥台，冲上了炮位，一边担任着瞄准手，一边指挥着火炮的射击。……

打靶结束以后，邢荣华闷不吭声地在阵地旁边一块大礁石上坐下来，脑子里象海浪在翻滚：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连长这样来抓三排，这说明了什么？……

邢荣华想着想着，忽然一只大手落在他的肩上，扭头一看，是连长。他欠了欠身子，准备站起来，郑平用力把他按了按，两人膀挨膀地坐在一块。

“三排长，谈谈你对刚才打靶的看法吧。”郑平笑咪咪地开了腔。

邢荣华没想到连长倒先问起自己来了，一时不知怎么谈好。郑平等了一会，见他低着头没吭声，便说：

“好吧，那我就先来个自我批评吧，然后你再给我补上几发‘炮弹’。”

邢荣华一听连长要做自我批评，更感到摸不着头脑。

“这次训练会议上，上级又表扬了咱们连，在表扬咱们连时，还特别提到了你们三排，这是团党委对咱们的鼓励和鞭策。”说到这里，郑平脸色变得严肃起来，音调也提高了一些：“其实，用高标准来衡量，咱们还差得远哩！譬如说，在新形势下我们的训练工作，有些环节就经不起严格检验。”郑平停了停又说：“今天的打靶就暴露了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训练工作没抓扎实，实际上暴露了咱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子迈得不快，不扎实。话说到底，是咱们思想上有包袱啊！”

邢荣华听着，句句话象钢针一样刺痛他的心。他屏住呼吸，继续静静地听着。

“毛主席说：‘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咱们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思想上的包袱，在训练工作上也应这样，只有经常检查思想上的包袱，才能不断前进哪！象咱们这样一个前沿小岛上的独立连队，战斗一打响咱们就首当其冲，如果只满足于一般化的准备，能完成毛主席和祖国人民交给咱们的任务吗？”

郑平那黑红的脸膛上放着光彩，显得有些激动：

“目前的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深入人心，世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形

势越好，我们越要提高警惕。对帝国主义我们不抱任何幻想，要常备不懈，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呀！”

听着听着，邢荣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觉得连长今天这个“靶子”打得及时，打得准，发发炮弹击中了己的要害。他感到连长总是想得那么多，看得那么远，问题又抓得那么准。他真想翻肠倒肚地和连长谈谈，然而喉咙却象被棉花堵住了，顿了半晌，才挤出一个字：“我——”

“三排长，今天的事不能全怪你，主要怪我过去抓得还不够。”

“不，主要是我思想没跟上！”

“往后咱们脑瓜子是要放复杂点儿，眼睛看得远点儿……”

邢荣华望着郑平，敬佩、惭愧……多种复杂的感情，一起涌上心头。

“你该给我补充几发炮弹啦！”郑平笑着说。

“都给您说到啦，还用得着补充！”

“嗨，你不补充，那我可得向你开火啦。”

“连长，您尽管开吧，我保证受得住。”

“今天进入阵地，王小虎为啥拉后了那么一截？”

“这——”经郑平一问，邢荣华忽然想起王小虎通过战壕时发生的情况，但一时又说不上是啥原因，于是答道：

“我准备找他问问。”

“走，咱俩到现场去调查研究一下吧！”郑平说着，拉着邢荣华的手，大步流星地朝战壕走去。刚走到战壕的急转弯

处，只见王小虎扛着把镐头跑来了。

“小虎，拿镐头干啥？”邢荣华不解地问。

“刨石头。”王小虎见连长和排长也在这儿，有些腼腆地说。

“刨啥石头？”邢荣华又追问了一句。

“占领阵地时，我拉后了一截子，就是因为被石头绊了一下。”王小虎低着头，两手不停地摸着镐柄。

“石头在哪儿？”

郑平跨前一步，用脚踩了踩那块露出地面的石头尖儿，说：“在这儿。”

邢荣华上前看了一下说：“嘿，想不到这么小的东西，破坏作用真不小哇！”

郑平语意深长地说：“是啊，别看它不怎么显眼，可它横在咱们出击的道路上，横在咱们前进的征途中，破坏作用可就大啦！”

邢荣华明白连长的话意，激动地上前一把抢过王小虎手中的镐头，说：“来，这石头，让我来刨！……”

绚丽的晚霞象块大红绸缎挂在天边，把大海、小岛映得通红，屹立在海中的礁石，任凭风吹浪打，巍然不动。

并 肩 战 斗

方 全 林

八月的海岛，热得象个蒸笼。

我背着背包，走在坎坷不平的山间小道上。上级调我到二连三排担任排长，听说排里现正在担负着一个重要的工程任务，去后可要好好锻炼，带好部队。

时近黄昏，夕阳的余晖还象火一样地炙人。爬上一座陡坡，汗水湿透了军装，我找了个风凉的地方放下背包，准备歇会儿再走。

刚刚坐下，耳边猛地响起一串炸雷般的吼声：“杀——杀，Give up, no harm!（英语：缴枪不杀！）”我一惊，扭头循声望去，嗨，好家伙，只见左侧山坡上烟尘滚滚，十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的战士猛冲而来。

哦，我明白了，这是战士们利用收工归途在练兵。

“敌机轰炸，卧倒！”突然，跑在最前面的一个高个子战士打雷般地吼道。随着口令，刷！——十几个战士敏捷地卧倒，隐蔽在岩石后，把手中的钢钎、铁锤指向天空，仿佛头顶就有敌机俯冲。